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三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禮記質疑自序

咸豐壬子避亂山中有終焉之志讀船山禮記章句尋其義恉將合大學中庸章句爲一書以還戴記之舊所得經義爲多鄙心竊獨好之有疑則標識簡端乃益求之注疏討論其源流得失積久而疑愈多於是求之儀禮周官經推測其立言之旨凡戴記所錄皆發明二經之義趣者也二經所未具亦常推廣而補明之而其文或參差互見或繁複相抵或引其一端而辭有偏勝或

殊其旨要而義實兼通其言列國時事多與左氏異同
要以發明春秋之義例以著禮之大經誠欲上考古禮
必此之爲涂徑也而拘牽文義交午扞格亦多矣漢書
儒林傳言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梁
戴德戴聖沛慶普竊疑禮記之名緣始曲臺而藝文志
禮十三家記百三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注謂行禮射
曲臺后倉爲記而河間獻王自得禮記古文獻之隋書
經籍志謂獻王得仲尼弟子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
篇卽據漢志爲說而言劉向增爲二百十四篇戴德戴
聖各有刪合未知其言所本鄭著禮記月錄皆見之劉

向別錄似戴氏傳經稍先於劉向謂戴氏刪定劉向之書恐未然也藝文志稱孔安國獻古經五十六篇今大戴禮書有諸侯遷廟釁廟投壺公符諸篇皆儀禮逸文疑出安國所獻曲臺專記射禮今射義一篇與儀禮鄉射記文異想出曲臺記也后倉所傳東漢慶氏學最顯曹襃傳言自其父充持慶氏禮襃又傳禮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於世是慶氏禮四十九篇與小戴同也橋元傳其七世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藝文志稱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而仁本傳明言從戴德學是大戴禮四十九篇亦與小戴

同也後漢董鈞亦習慶氏禮而鈞傳論鄭君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是鄭君於三家之書會通抉擇始注而傳之於禮爲顓門之學而用心尤勤其考論典章制度及古今文聲音訓詁流傳至今學者得知所歸宋世儒者研求義理時有違反而於三代典禮兼綜畢貫山涵海納終不能有易也然自漢氏傳經具有家法而實各立新義未嘗拘守舊說是以王子雍李欽仲之徒以善賈馬之學尋難鄭義其中得失盭亦參半然固各持一義不必強而同之要如鄭君傳經之功所謂百世之師者也

蓋孔子後千有餘年而鄭君出由宋以前言禮者受範焉又千餘年而朱子出由元以至於今言禮者受範焉政教所趨人心所向凡所著書與其行禮之實確守而尊事之莫敢違越而獨禮經之傳授持之有本其異於鄭說者終無幾也　國朝諸儒剏立漢學宋學之名援其說以詆程朱而鄭學乃大顯討論研習之深精義之發於人心亦足上掩前賢矣而援引傅會屈經以從其說者蓋亦多也嵩燾區區時有疑義一準之經以校注之有合與否不敢意為從違竊論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也得其意而萬事可以理不得其

意則恐展轉以自悟者多也程子有言得於辭不達其意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蒙於經沈潛反復於其辭也稍得其二三焉由其辭以求其意又幸庶幾其一得也伏讀　欽定禮記義疏實言禮者之圭臬所錄宋儒之說爲獨多惟其斟酌古今以求當於理有宋諸子之所長也嵩燾於此亦時有會悟焉戴記一書發明禮經之意周秦間儒者爲之其言非甚深也而其義蘊拓之而愈閎析之而愈繁漢魏以來儒者有不能竟其緒焉卽經以求之而後儒所以爲離合得失可循攷而知也嵩燾於此粗涉其藩籬所以樂發其疑將

徐俟其有悟焉庶以求益也成書二十餘年奪於仕宦老病乞休又迫人事旣乖夙昔求進之心又自忖年衰學儉志意銷落無由增益其所不能束置高閣久矣益吾祭酒强取授梓起諸荒廢之中俾躋論述之末用備言禮者之一說而已知我罪我吾無辨焉時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夏六月朔日

大學章句質疑序

朱子輯四書首列大學爲於其中分經傳而以謂經者孔子之言尊之以冠於論語之前自言於大學用功最久見於或問其荅門人書中庸前人論說多時有差舛

駁難不易不如大學從未有著錄是以編次大學因程子攷定之本更加纂輯使章句相爲附屬蓋非獨詳其文義而已躬行而實有得焉足以窮其節目而究其精微也元世定爲科舉甲令學者尊其說八百餘年其要義所繫尤在格物致知一傳攻之者亦用是爲射者之的姚江之說行聚訟紛紜訖明之終其說交勝而朱子切己之學循序漸進之功於學者爲有據依老師大儒篤信謹守無敢失墜雍乾之交樸學日昌博聞彊力實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與於學於是風氣又一變矣乃至並大學中庸之書蔑視之以爲禮運學記之支

言緒論要其義蘊之閎深研之而愈出析之而愈精鄭注禮記之文具在視章句所發明豈足校其毫釐分寸哉嵩燾於朱子之書沈潛有年而知聖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統於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學學者致知誠意極於修身止矣致知之道廣而具於心者約誠意之功嚴而盡天下之事固無不包也格物者致知之事也物者何心身家國天下是也格物之事何所以正之脩之齊之治之平之者是也格者至也窮極物之理而不遺格者又明有所止也揆度物之情而不逾其則知此則大學一書完具無缺數百年之辨爭蓋皆求之

於外而於中之要領有未究也用其書以求朱子之學深味而力行之可也强大學之書以從朱子比類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則亦徒見其陵越而已當朱子時陸子壽氏謂論語孟子集注純實精潔傳世之書而疑大學中庸爲未至葛龔心契其說而謂朱子之言理後人無能有易也而求之過密析之過紛可以言學而不可以釋經稍因朱子章句就經以求其義而後此經之微言大誼以明即朱子之言惟其所以附麗之而精神愈出尊經也亦即所以尊朱子也時光緒十六年夏六月朔日

中庸章句質疑序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禮記中庸一篇蓋此之流中庸附之於禮子思著書之本旨漢志別錄之必尚在禮記百三十一篇之外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疏一卷中庸義五卷實始爲中庸解義與禮記本別行宋仁宗時范文正公取以授張子而其書始顯其後司馬溫公爲中庸大學解義又爲廣義猶循禮記次序編大學之前大學一書程子始表章之而溫公實發其端中庸一書則自漢以來儒者多能明其義而其辨之明而析之精亦始自程子而朱

子所以闡發疏通之其功尤深而其指益尤微矣嵩燾少讀是書亦時有疑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達道盡人所知也知仁勇之爲達德盡人所能言也然何以行之一生知安行數者之分爲達德言也所以行之又何義也中庸於此三者言之詳矣章句又稍分次第而於勇之一德若有忽視焉則益疑所謂達德不當復有參差也涉歷世故積歲已多值世變之殷煩攷古人之成迹乃知聖人開物成務所爲過化存神者非有異術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裕之勇足以行之而積誠以循乎自然之節爲時措之宜則幾於化矣故夫知仁

勇者所以爲行道之資也知此而中庸全書之言必可瞭然無疑也聖人之道其迹存乎名物象數之末而其精究乎天人精者未易以言傳也循乎名物象數而得其秩敘之節而禮行焉又益以講習討論之功而學興焉其傳之人而見之於其書者名物象數之迹而已積累之久而得其精微於是而有成德之君子用其躬行實踐之效以鼓舞整齊天下而人知聖賢之可學而至奮起而賡續之而天下之言學者紛然出於一塗一不由此謂之雜學既久而其說寖微又返而求之名物象數以是爲實學天下又靡然從之以成乎風會循實以

求之考求名物象數其制行必皆卓絕言性理者兼綜博覽通知古今之變亦豈不由學問之深哉而各據其一端以相勝亦皆足以自成其說以務張其所學其倡爲是言者實亦有轉移天下之力而君子之爲學求得於心而已必能不從乎風會以與爲波流而後可言自立朱子中庸章句序言與石氏輯略並行又爲或問以通其說輯略者採輯二程子與程門諸賢所爲中庸之說也章句一宗程子而其言亦有異同嵩燾所疑又與章句微有異同百川學海大小曲折隨其流衍蘄至於海而已讀中庸者能知知仁勇三者之所以行其於聖

賢成已成物之功亦足窺其崖略矣光緒十有六年夏

六月朔日

王實丞四書疑言序

漢書儒林傳博士講授獨有五經趙邠卿言文帝廣游學之路論語孟子皆置博士旋亦罷蓋五經之文深博無涯涘諸儒得以所傳受爲家法論語孟子質直簡易是以何平叔注論語集孔馬諸儒之說及趙注孟子大都即文以明義而已名物訓詁庸有略焉及朱子集注出而後聖賢微言大義有以究其實而觀其深故嘗以謂諸經傳注列在學官歷世不能易而其義蘊之精純

闡發之完密無有若朱子四書注者然吾觀朱子書與張南軒商定論語解所糾百數十事反復辯證互有從違聖賢之言各隨所領悟以求得其意旨原不能强同善夫東谷鄭氏之言曰二程橫渠楊謝諸公發明論語之義至矣謂有功論語則可謂論語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是以西山眞氏論鄭氏之學出於伊洛而持說頗異蓋朱子當時與其學異同如此　國朝乾嘉以來標立漢學宋學之名以所得訓詁古義尋求義理之所歸其言深當經旨多所發明而用是以求勝程朱之說凡所著論直以大學中庸還之戴記不名四子書

然自漢賈逵氏以中庸大學並出子思其言與論語孟子足以相證而義亦足相成漢志載曾子十八篇今見之大戴記者未若中庸大學之純粹也則以四子書名經舉然有當於人心數百年莫能廢矣王君實丞爲四書疑言十卷專求之義理以所疑於朱子之說積數十年之精力窮思博覽章求其旨句探其義以蘄合於聖賢之言假令生朱子之世質疑請益其未有合者朱子必更發明之以暢其義其有合者亦必忻然受而納之此理之在人心析之而愈精研之而愈出故凡事造始之難循其途徑依其義類而擴充之所得或加於前雖

朱子亦以是望之後之人必挾是以求勝非僭則妄而遂謂一切守儒先之說不待反求諸心是亦惑也大江自蘄黃折而西以受湖漢九水其間山水瑰特舒翕渟洄涵而後肆而一收攬四至之奇取足於內無假外求旁薄乎人文演迤乎學士大夫之心是以江西學者治經與文務心得恥爲隨同之言爭新立異以矜所尙豈非其山水之藏洩之有不盡者乎實丞所疑近人亦多言之既無依仿亦不復有所引避意在證明經旨而異同有弗計焉儻亦所謂內自足而無資於其外者耶郎其言以求通朱子之學亦足互相備也時光緒九年歲

次癸未夏六月

王氏校定衢本郡齋讀書志序

隋書經籍志爲簿錄篇附史部推原班史劉向別錄剖析條流推尋事迹以爲古史司典籍目錄類然而識晉宋以來荀勖之四部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但記書名不能辨其流別今別錄久佚不傳惟鄭氏三禮目錄稍存其說所以條其篇目撮其指要使一書大義粲然著明所從來遠矣至宋而傳者寖繁尤以晁氏郡齋讀書志最先敘釋亦最精據宋史藝文志當時衢袁二本並行 國朝四庫全書所收獨袁本而稱衢本不可

復見葢袁本康熙中刻之海甯陳氏衢本無重刻者至嘉慶中吳縣汪氏始得舊鈔衢本經黃氏蕘圃李氏鄦沚校定栞行於世王益吾祭酒兼得衢袁二本又博採諸家所藏及舊鈔本校其異同辨其譌誤字疏句別推求晁氏著論之旨以證諸本之得失可云用心勤而致力專者也自乾隆盛時表章六籍老師大儒承風興起爲實事求是之學其間顓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審文字辨析毫芒曰攷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搜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百餘年來古本流傳往往間出諸儒討論之功

於是爲盛汪氏此本校勘之精幾無遺義益吾又薈萃諸本逐條疏證匯爲一書遂若諸本之錯陳於前而於七八百年之後起昭德先生相對一堂參稽商榷此其讎校之能而訓詁考證之功兼至誠亦是書之幸亦以見一書之微校之有不厭而研之有不窮既資多識之助而凡讀書稽古者於此亦將知所取法焉爾光緒十年春二月

魏鄭公諫錄校注序

王益吾祭酒檢刻其弟禮吾所爲魏鄭公諫錄校注五卷又以其餘力爲魏文貞公故事拾遺三卷年譜一卷

四庫館所收翟氏續録二卷採之永樂大典者並加校注祭酒又以所爲新舊唐書合注魏公本傳附焉以屬嵩燾校訂而謹敘其略曰古昔聖賢之訓皆先行後言以爲言有餘而常不使其盡獨至陳諫其君之辭又欲其盡而不使有餘而舜禹之相誡乃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於其臣進諫之言顧反有擇焉詩書傳記歷時三代之隆君臣交儆都咈一堂其義深而摯其言舒而婉後世諍臣彊諫之風或有過之則嘗疑古今人之得失不必盡同宋明以來進言於其君者條列而畢陳焉又何文之繁而義之備也及觀魏鄭公諫録一

百三十事一事之微一言一動之發皆推致其心之所存而防其流極慮微而愼始卽事而研幾無有泛引旁及者盡人事之變歸本君身督之嚴而餘皆居以寬焉博德厚施含宏光大不使有苛求督責臣民之心於權萬紀李仁發之告訐以爲無所肅厲徒損聖明於侯君集之案房元齡王珪以爲兩人國家重臣非有阿私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於太宗親納表奏以爲乖大體於太宗疑高麗覘國虛實以爲朝廷所行善此等固當取則所行不善拒之何益諸所言責難人主之一心務去其猜防褊狹之私坦

然相喻以誠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鄭公者可謂格君之非者也而孟子固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則疑君心之非常出用人行政之外將日舉性命之精微求得其非而格之而不知夫君人者盡人與事而繫之一身所行與所用之人卽其心之見端也格君心之非格之於所見端而已百司庶事之損益偏方一隅之利病國計之盈虛政令之緩急所司各有職焉君子不屑意也程子論鄭公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真文忠公亦謂鄭公論事多論心少彼人主之心與其所謂德者豈能虛懸而臆度之哉程子之言偉矣而於事情

固遠此宋明諸臣進言於其君者文之繁義之備而於君德之修與否終無能有裨益也讀魏鄭公諫錄可以爲人臣之進諫者示之程而立之準而君人者循是而取則焉亦可以知求言之要略矣祭酒與其弟汲汲表章刊而傳之豈徒心慕鄭公之賢歷千餘年而其精神意量蘊之心而沛然施之天下猶得窺求其本末其自宋明以來條陳政要以搏擊攻射爲名皆所謂無稽之言弗詢之謀舜禹之所不事也言事而未究古今之變語人而莫覩賢姦之分其文愈繁其義愈備準以鄭公諫錄知其舉無當於諫臣之義也故言格君心之非者

歷秦漢二千餘年鄭公一人而已祭酒兄弟獨能窺知此義所見超出今人誠未易涯量禮吾不幸早逝如祭酒者得君而行其志抑亦千載一會者也嵩燾並敘而論之以竢知者時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夏四月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序

春秋列國見之傳記者至戰國而盡亡而戰國策獨著中山史記趙世家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後惠文王三年滅中山前後百二十年與燕趙交兵爭勝爲彊國及周顯王四十六年燕韓宋相與稱王中山與焉凡王中山三十年而立國本末莫能詳其地則春秋之鮮虞

也變名中山亦未知何時略可紀者春秋戰國之交一亡於楚再舉於魏其終入趙爲趙地六國遂亦相踵而併於秦戰國所以盛衰中山若隱爲之樞轄而錯處六國之間縱橫捭闔交相控引爭衡天下如中山者抑亦當時得失之林也證諸趙武靈王之言中山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其時大勢所趨與諸國所以爲重輕略具於是而於趙尤甚自春秋之季晉已奄有胡地滅肥滅鼓獨鮮虞與晉相持垂四十年遂取晉之棘蒲肥鼓諸國之地鮮虞必奪而有之直東徑溝洛水以介齊趙三國分晉中山南境全與趙鄰又折而

西以逹滹沱而時方與韓魏攻滅知氏廢晉而擅其地楚得以其閒北侵中山而走其君此當在楚惠王簡王之世也至趙獻侯始立中山武公以與燕魏相保觀呂氏春秋所載西周桓公問太史屠黍之言則或桓公因中山之亡請於趙而立其子徐廣云中山武公爲西周桓公之子殆非無據也是時魏文侯因楚之滅鮮虞而不能有其地謀掩取之以自廣戰國策之云中山復立者當遂以魏女妻中山武公而定其位於是始有中山之名其後魏終滅之而燕趙亦終復之蓋戰國之勢始成中山之存亡燕趙之所以爲利病也趙武靈王反復以

規併中山爲心得之以臨燕齊而廣胡地惟趙爲能制
其勝史遷趙世家詳及中山所以始終豈非當時大勢
然哉今京師西引太行臨御中原中山故地所謂燕南
趙北者遂爲四達之衢車馬輻輳二千餘年人事遷流
形勝時有變易而當戰國紛爭之日中山倔彊其間久
而不傾其故有可思者益吾祭酒試諸生太學以中山
疆域爲問而博徵周秦諸書條其國事推求時日又爲
中山疆域圖說以測知其四境所至雖其一事之微窮
端竟委包舉閎大有稗掌故近陽湖張氏國策釋地以
鮑注據漢志中山國說戰國之中山爲失其實歙程氏

國策地名攷又疑鮮虞中山爲非一姓追求春秋戰國時事中山數有廢興其言皆可信而於楚攻中山則無能置一議蓋古書之缺略者多也嵩燾因序而論之以備一義攬古今之要略以知形勢之扼塞於此或有取焉時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夏四月

綏邊徵實序

堯舜三代封域可考見者蓋莫遠於唐莫狹於周古之有天下因朝會之國奠定之而已其不與朝會者王者不相强也而屏之爲夷狄非有劃然中外之分也司馬遷言黃帝北逐葷粥匈奴傳又稱其先夏后氏之苗裔

曰淳維樂彥括地志湯放桀於鳴條其子獯鬻避居北野中國謂之匈奴獯鬻卽葷粥其原始於黃帝時桀子亦君其國歷周又爲玁狁懿王時玁狁侵暴及涇陽遂爲夷狄深入中國之始戰國之世燕趙世有邊患趙築長城自代至陰山下傍高闕爲塞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併天下築長城渡河蓋亦循燕趙之舊而西北因河爲塞自是以後中國地逾萬里而邊防戰守之略益繁矣善夫班氏之論曰聖王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覊縻不絕而常使曲在彼自唐劉貺述武指駁班氏之失以謂

詳而未盡後世儒者襲用其說務爲誇誕而後漢唐控御夷狄之大略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新莽時嚴尤論御匈奴無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劉貺反之以爲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得下策周世玁狁未至彊盛畎戎之難平王東遷遂喪成周安得有策哉持論者徒曰閒隔華夷無窮兵而已然不欲窮之於秦漢彊盛之時而乃欲窮之於靖康紹興積弱之日此又何說也班氏之言曰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董仲舒大儒魏相名臣皆搢紳之儒也南宋之初言戰者一出於搢紳而韓世忠岳飛之流猶斷斷然

能以戰自效繼是而文吏高談戰略武夫將帥屏息待命神沮氣喪功實乖矣是以宋明之世議論多可觀者而要務力反班氏之言常使曲在我晉太始中西河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南匈奴雜胡塞外最爲要略蓋漢之失計莫甚於處匈奴西河美稷平吳之初謀臣武士之略其機可用也過此而固不能矣唐世因之令回鶻屯沙苑酉族太原列舍雲朔間而不知懲書生之言競其虛而不務詳其實持其末而不務竟其原於是論次秦漢以來下訖於明邊防戰守之宜著其得失其於歷代成敗之跡折衷一是不繫功過而興衰治亂之大原

因是可以推見命曰綏邊徵實徵實者所以砭南宋以後虛文無實之弊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書綱領序

長沙余莘皋輯史書綱領若干卷以與秀水朱氏經義考總經史之大全而體例各別葢經有定名經之流小學訓詁而已其源亦出於爾雅漢以來儒者之書皆述經義者也史者有作有述史之源尙書春秋又皆列之於經故史例由後起而上包經及諸子之用下該私家著述易者史之著於卜筮者也其流爲陰陽家爲術數方伎家詩者采之郡國編之樂外史掌之大司樂藏之

其流爲辭賦家禮者史之典章也朝儀政教具焉其流爲名家法家是以極史之源流本末凡七略五部之藏皆可撮而括之史萃臯爲史書綱領書序及凡例錄之必詳意蓋曰凡述經無例而史有例前人之所採擇而著錄者皆例也信然則取例於史無取例於經禹貢之志地春秋之紀事經也孔曾思孟之書子也而著之論孟亦經也詔令奏議職官儀注及政典之書附之史史之流也以史書綱領名篇附之經附之子者未宜以史例之而凡史之流分派別又無可繫之綱領也約之史以正其綱通之傳記廣之地志以挈其領其於史之體

例不既繁徵而具備矣乎是書之列四門是也其子目之取諸別錄及諸史藝文經籍志者吾猶病其通經及諸子別籍而皆隸之史也經義考之不及小學非缺也小學亦經之流也芸皐取法經義考以存史家之綱領亦無泛及其流焉可也時光緒五年夏五月

罪言存略小引

嵩燾年二十而煙禁興天下紛然議海防明年定海失守又明年和議成又五年而有金陵條約又十二年而有天津條約又二年定約於京師又十七年而有煙臺條約凡三十七八年事變繁矣嘗庚子辛丑間親見浙

江海防之失相與憤然言戰守機宜自謂忠義之氣不可遏抑癸卯館辰州見張曉峰太守語禁煙事本末恍然悟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無可易者嗣是讀書觀史乃稍能窺知其節要而辨正其得失久之益見南宋以後之議論與北宋以前判然爲二然自是成敗利鈍之迹亦略可覩矣間語洋務則往往摘發於事前而其後皆驗於是有謂嵩燾能知洋務者其時於泰西政教風俗所以致富彊茫無所知所持獨理而已癸亥秋權撫粤東就所知與處斷事理之當否則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阻又皆可以禮通之乃稍

以自信退而語諸人一皆扞格而不能入矜張傲睨而不能與深求盍南宋以來諸儒之議論錮蔽於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驟化也衰病頹唐出使海外羣懷世人欲殺之心兩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義所据以爲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內傅會以申其說取快流俗竊論洋人之入中國爲患已深夫豈虛憍之議論囂張之意氣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僞諳習其利病卽多一應變之術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順有餘非徒以保全國體利安生民而已奉使兩年處置事理盍繁要皆一時一事

之利無當安危大計稍檢奏議書說詳論洋務機宜數通刊而存之為夫鄉里士大夫羣據以為罪言命曰罪言存略質諸一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廣其益亦不敢望諸人人能喻知此理也時己卯夏六月

十家駢文彙編序

文章緣始取資根柢品事類情理體畢呈流派區分軌轍斯異尋求兩漢之作樹幹為骨錯綜經緯輔之以辭非博攬無以厚其藏非精思無以析其理異製繁興摛辭無二六代波流漸趨繁縟遂乃排比為工陶染為富至唐四傑出華贍豔靡無復餘蘊楊雄氏已言今之學

者非但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帨蠹世愈降而文亦愈靡矣昌黎氏起而振之抗兩漢而原本六經揫爲古文之名六代文體判分爲二夫誠有涵濡六經之功斯爲美矣而舍鉛華以求倩盼去纂組而習委宅勞逸差分豐約殊旨俗學虛枵波蕩以從之則矯之於古者抑亦轉而就衰之徵乎　國朝文治昌明駸越前代駢儷之文跨徐庾而追潘陸陶冶性情杼柚尺素爲不乏矣全椒吳氏八家駢文之選萃一代之傳雄匯斯文之淵海牢籠百態藻繢羣倫鼓鐸以齊聲容賡韻足資津逮其所甄錄淵源師友前徽未沫或歎遺珠來軫方遒多

能踵武益吾祭酒繼之有十家駢文之刻以此諸賢方
軌前哲鱗翼附湊風雲同薄末易低昂綜其辭翰彌復
畢然發思古之幽情攄承平之雅奏燥溼殊節同倚徽
絃之張方圓並施推本椎輪之始所謂禮堂法器見者
神傾正始元音聞之意遠者也祭酒精力智能陵趠今
古於經輯續經解若干卷南菁書院叢書若干卷於古
文輯續古文辭類纂若干卷又以其餘力輯刻此編九
方堙之識駿足無取刲其驪皇鍾子期之辨琴音豈待
言其抗墜但以致遠之資質文兼綜中聲之契愚知同
忻量古爲程取則不遠追思冠年與周荇農侍郎孫芝

房侍讀同爲駢儷之文二子者高騖遠蹠躡迹古人自
具形製每嘶蹇步莫或肖之今所缺者芝房之文而所
存亦極一時之雋矣比諸子桓之感應劉都爲一集亦
取彥和之論莊宋先標六觀豈徒體性之陶鎔實亦心
聲之酬獻也矣光緒十有五年歲次己丑夏五月

養知書屋文集卷四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江忠烈公遺集序

江忠烈公遺集初刻之寶慶再刻之成都於其詩文已有增加繼又求得其書稿一通與其詩文之軼者公子芾生又刻之長沙嵩燾爲序其略曰古仁聖賢人未嘗有意立言詔後世而文辭之散見當於理而切於事則世固尊信之而傳守之其德廣而名盛者傳之逾遠求之逾殷豈惟其文之重哉其精氣流行天地間而寓之文字人心於是爲有憑依以求其人千載之上低徊慨

慕如或遇之忠烈公始以科舉就有司程式自負奇氣以事功志節相高誠不屑與諸文士校論得失長短及其論事成敗辨人才高下援據古今指陳要奧其文章意趣自足以達其才而盡其變雖在當時居游談讌未嘗不重其文也旣出任軍旅支拄危疆勞苦功高於其文也固不暇而間出其文若詩同時名能文者相顧瞠眙莫敢與抗蓋其浩然剛大之氣傾口出之稱心言之無意爲文而文固至矣然當其時固不甚惜名篇妙句爲時傳誦就求其作出其草敗麓中則已毀而棄之或竟忘其事洎今二三十年其詩文往往軼而復出嗚乎

是豈有意以言詔後世者與其尊信而傳守之者非以其人與吾又以思夫忠烈公之蕘纔旦暮閒事耳其遺文求之難如此而人之貴愛之又如此後此而千百年精氣固常存於人心而想像以求得之者又豈有窮也

羅忠節公遺集序

羅忠節公所著書曰西銘講義姚江學辨人極衍義讀孟子劄記周易附說小學韻語總若干卷刊行於世其爲詩古文辭凡八卷嵩燾爲之編次校定旣卒業而序其略曰古之君子不求盡乎事之變也治其身而已不期當乎言之文也明其理而已自詩書六藝之文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之誼天地民物事爲之著政敎之繁皆其身之內自足焉而窮理以居之是以修之身而無歉著之文而不疑於其心施之家國天下而無待外求傳之後世而俟人之取則焉古之君子待其身之重也如此公以武功立名天下卒殉 國難其視天下之事盡然而如傷其思以一身奠安天下泰然而自任而其深究夫治亂之原輕重緩急之勢充然若有以自得也蓋公之學出於西銘博求乎仁之體而得其理一分殊之用研之精而辨之晰而其爲道又在乎嚴理欲之防而明義利之辨其於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泊然無足動其

心者而自其少時艱難困苦獨處荒山之中而世變之煩賾民生之疾苦無不返之於身以求其變通屈伸之理其言語動靜又一皆本之以敬而達之以誠反覆夫陸王之辨以爲其流必至於放誕此其心之所存造次細微立言之旨無或逾焉者也公旣以書生視師其時若李忠武王壯烈及今李希菴中丞皆故從公游明天人性命之旨體仁義中正之實起爲將帥功成身顯誠所謂古今事局之變者而公之自命以勞定　國以死勤事固其生平身負天下之重有如此也吾故論次其文以明夫學者道德之歸文學事功之盛繫乎其身之

自重後有君子以覽而興焉

姚桂軒論語衍義序

往讀昌黎韓氏論語筆解兼錄李習之說二公者未嘗為傳注之學而往復從事於論語權衡諷味參較出入以取證人事得失各攄所見辨其異同於以知古人為學求益之勤有如是也老友姚桂軒手所錄論語衍義示予章為之說句為之疏博采史傳引申其義以求合論語旨趣而輯存胡文忠公遺說實居其半焉方文忠公治軍皖鄂之交練兵籌餉日不暇給而讀書自課甚嚴夜與桂軒會講論語亦有專程未嘗稍輟及自英山

移營宿松二百餘里閒日夕支帳爲邸舍輒燒燭席地以講一日病甚不能食飲左右請稍息笑曰是口不能食而猶能語言耳亦猶有聞豈以病而廢學哉嗚乎文忠公晚年進德之勇務自砥礪於學有非儒生艱苦所能及者嘗自言讀書有得臨政處事及與文武將吏敘論軍理曲折渙然於心目間獲益良非淺其於論語之精微誠非昌黎若習之掉弄文字研討故實所能窺見其用心而其爲言淺深鉅細互有發明尤足開廣學者之志氣而振盪其精神使頑者廉而懦者亦與有立也桂軒彙輯所衍說都爲八卷以屬嵩燾序而傳之嵩燾

嘗撰次文忠公行述於其讀書取益猶愧知之未悉因序桂軒是書附著之天下之大治理之艱非夫不學無術懵然挾私以自聖者幾幸其有合也文忠公之功烈成就卓卓具有本末而其微言大義多寓於是篇吾又以知桂軒之賢之過人遠也

重刻瞿唐來氏周易集注序

聖人序易專論貞悔兩象而以剛柔上下往來明消息盈虛之理故易之爲象必寓於卦畫自漢孟氏以卦候陰陽言易而易淪爲術數之學康成傳費氏易而論卦氣爻辰所值猶孟氏之支流也隋唐以後王注行而漢

學微至宋而又有圖象之說治易者各據所學相爲剌譏而漢儒言象僅存者鄭氏之互體虞氏之消息荀氏之升降各明一義而因爻命象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固亦無以逾此矣明瞿唐來氏伏居講易冥心獨悟比附卦爻以求其義其於錯綜升降之說亦兼取邵子圖象發明之而其言易象曰中爻卽鄭氏之互體也曰錯曰綜曰爻變卽虞氏之旁通也曰占中卽荀氏之逸象也曰卦情曰卦畫曰大象則聖人言之詳矣而漢儒言象者顧反略焉來氏匯集諸家之言旁推交通曲盡其變其於易之取象不旣兼全而大備矣乎夫易者何陰

陽而已矣聖人錯綜陰陽之數以盡事物之變用舍進退動靜語默得喪窮通因乎時義以消息天地之大用而四時鬼神莫能違焉所以前民用而吉凶與之同患聖人之神固然也而必於象與數示之機漢儒言象皆有所受而取義固殊蒙嘗疑虞氏之易凡文與字皆依象而立疑若矜心作意於其閒而於聖人情見乎辭之旨反有所不達來氏辨虞氏卦變之非而推衍其文詞之盡於象者益詳且密其取與舍固自成一家之言而於近世儒者發揮易象之說亦足以暢其義而廣其辭誠爲有裨於學者劉醫室觀察以吾楚於此書流傳未

廣刻之長沙葢古言易者明理則廢象取象則失辭來氏兼述之循是而求焉以窺易之精蘊而推知漢學之源流有不能舍象以求義者斯亦易學之津梁也

毛西原杜詩心會序

自古詩人託物起興皆意有所鬱結不得發攄而託之詩歌以寫其纏綿哀怨之旨唐杜甫氏出指事類情推陳始末天下利病得失生民之休戚親故之離合身世之榮悴悲忻言之必達其志慮之必窮其變然後詩之蘊乃旁推交通曲盡而無遺當時論者以爲集詩家之大成無有異議顧或以其忠愛之誼尋章摘句附會而

遷就之讀杜詩者轉累於箋注之煩茫然莫得其指歸明高氏棅胡氏應麟王氏世貞乃專取其律法音節會其微妙開示學者　國初新城王文簡以詩學倡天下考論杜詩標其新異摘其繁累意尤美焉嗣後五家評本出學者循其說以求杜詩之義淺者見淺深者見深犂然各有以當其意巴陵毛西原又稍以意折衷之簡杜詩之善者爲四卷悉採諸家之說證以己見而辨論其不合者命曰杜詩心會夫通其辭而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求達其意而先不能究其辭者也自唐以來詩人推宗杜甫氏以至今日而其義例之精變化之妙章

章而比之字字而析之辨之久而其精日出宜西原所得之深也往者山陽潘德輿嘗述朱子之言讀李詩如士人治本經不宜有去取杜詩之原於風雅發於性情之正讀者皆能望其崖略而其深亦未易引而盡也西原之於杜詩未知視彥輔所論何如要其持論之詳與其辨證諸家得失最有裨益於學者爲之序其略而廣其傳焉是編稿本得之門人熊秋白農部秋白又得之吳南屏學博皆西原至交因並記之

代劉韞齋中丞重刻李中丞遺集序

李瀛仙先生遺集重刻於湖南者予至楚之明年得受

而讀之病其棘雜無倫序蓋先生奏疏既無傳本其居易草堂詩集先生之子刻之施南亦多散佚掇拾而刊存之倒亂失次宜矣予惟先生宦跡所至有聲在湖南屢疏題請分闈士民感之至今其於先生遺著有宜寶貴而珍惜之者乃更爲整齊編次期使先生精氣散見於文字閒有所託以行遠以永楚人之思始予初至楚人士以故督學通政錢公立朝大節負時重望在湖南尤久訓士有程度請祀之名宦先生又固有專祠歲時奉祀鄉里先進涖仕湖南者無幾而樹立表表爲士人宗仰若二先生者庶幾可以無忝自惟檮昧於二先生

無能爲役而通政錢公之祠名宦相距九十年至是始得請今又取先生遺集校定之竊私自幸倚坿鄉里之末得所窺仰又益以是重予心之愧咎矣

李舜卿夜談追錄序

新化歐陽磵東先生以詩名天下其論詩尤精鄧文南村左舍人仲基數稱述之李君舜卿述其語加詳與先生論詩有所會悟輒筆存之總得若干條命曰夜談追錄自宋歐陽氏有六一詩話之作以所得於詩之精詣求古人之離合以取證天下後世嗣是嚴羽滄浪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葉適石林詩話類能攷六義之要有

所發明明以來至今苟能詩必有論述往往純疵互見甚者議論馳騁爲名鶩聲氣君子病焉其得之山林枯槁憔悴專一之士傳者蓋無幾也先生於詩窮極淵微偶有論斷必求通古人之辭而達之以意證之以理較其得失析其毫釐多人所未發者而皆其心領神會之餘灑然有以自得不一求著於人非所心許而篤好者莫得而聞也儻所謂山林枯槁憔悴專一者耶舜卿以所聞於先生之言網羅蒐輯存其梗概此豈爲名鶩聲氣者亦庶幾六義之要因是而粗明猶先生之志也予以咸豐乙卯見舜卿新化手是編相示勸其付梓以公

諸人時舜卿病書未及爲而卒卒後八年其猶子宣伯卒成其志刊行之而屬予序其略嗚乎磵東先生晚年閉門絕交游予初有知豔其名相去數百里就見無由及見舜卿閎亮卓偉絕遠於俗獨喜述先生爲人以得聞其言論志行追念往復愴然於心豈惟先生高世之跡欲一恍怫舜卿之流風餘韻而固不可得也

古微堂詩集序

默深先生喜經世之略其爲學淹博貫通無所不窺而務出己意恥蹈襲前人人知其以經濟名世不知其能詩而先生之詩顧最夥游山詩山水草木之奇麗雲煙

之變幻滃然噴起於紙上奇情詭趣奔赴交會葢先生之心平視唐宋以來作者負才以與之角將以極古今文字之變自發其嶔崎歷落之氣每有所作奇古峭厲倏忽變化不可端倪又深入佛理清轉華妙超悟塵表而其脈絡之輸委文辭之映合一出於溫純質實無有幽深扞格使人疑眩者其於古詩人沖夷秀曠宏逸入神誠有不足然豈先生之所屑意哉先生所著書流傳海內人知寶貴之而其詩之奇偉無能言者鄒君季深藏其全稿藹藹以爲宜梓而行之以公諸世季深欣然以付梓人而屬序於予天地之生才無窮而文章之變

日新月盛有非古人所能限者此亦以見斯文之廣大而豪傑偉人出於其間隨所得之大小淺深樹立槧槧以自殊異詩可以觀其謂是矣

張叔容遺稿序

張玉夫大令之死有賢子曰叔容氣英英然年甚少而才博志廣浩無涯涘詩古文辭靡不學學之而試爲靡不工內自韜匿獨好爲深湛之思不務發攄於人既卒其父友太常左君梓其遺文傳之蓋其時年十九耳其才盡於帖括詩賦之文而意恆忽忽不樂其所樂爲詩古文又無多其見於他文者往往感激奮發躡古人之

跡而從之而汲汲憂其不逮其志蓋可哀也吾楚近十餘年爲經學辭章多得之年少有所成立其出自孤寒艱難鬱結嶄然以起則望其成尤昌以大而及吾之身多才早逝若叔容者數數見焉豈不悲耶其悲之則其文之僅存者爲足寶而傳焉無疑也叔容之文經義詩賦爲多皆應試體也其文演迤涵肆以能有所變化不拘於格調而自視欿然若不足盡其意者以爲其道卑學者所弗尚予校其遺集得所爲古文四詩數十百首序而歸諸太常猶叔容遺志也

饒月樵五十三松草堂詩集序

道光十五年應鄉舉長沙識饒君月樵試院中偉然魁頎議論雄儁心奇之相與道姓名別去其後數見所爲詩致聲通殷勤而終不相見蓋至今三十有二年而余亦已老矣君長於余又十四年老益窮避亂游巴蜀倦而歸訪予山中入門相視久之笑曰君非饒月樵者耶何爲而至此益相與大笑急出其詩讀之若瀉水於平地隨方曲折流注不可遏止若箏琶笙簫會奏於一堂鏗鏘瀏亮而音不窮也古詩人若杜甫陸游至蜀而詩益奇君住白帝城月餘值大雨初霽月出步江上望灩澦堆上有石臼二涵水滿其中與月相射狀如獅子兩

目躋立而望月者大喜讙譁謂自有瀰瀩堆末一發此景然則山水怪瑰傑特出奇無窮固有藴焉而待洩者與更千百年游者無有寢饋玩悅於斯以族其時而發焉得之淺與得之深而因以獨見者爲工與觀君所得於山水之娛即其詩可知也君言生平詩逾萬毀於兵近存者又數千其爲之勤如此夫苟爲之不已又益務發其所獨見其奇有必至者杜甫陸游以蜀之山水發其奇豈不以是也哉君於詩幾矣更三十年再與相見將益賞君之奇也

陳文泉詩集序

陳文泉大令與余同歲生又同舉於鄉同成進士君故
善爲帖括之文操紙筆趨有司程式張目以顧精悍之
氣不可一世既得官縣令以去十年余循江西東游君
適以服闋重相見吳中於時金陵鎮江陷於賊矢石聲
相聞與君攜酒滄浪亭上蒼茫四顧相與慨歎手其詩
出示向固未見君之爲此也酒酣縱論古今詩人得失
舉似高常侍五十以詩名若君之才爲之益勤且多即
古人不難到無以年力自程限別去三年而聞君之喪
又十三年君子椿壽裒輯君所爲誠求齋詩存將授之
梓人則猶余十五年前所點定也葢君既補官奉賢有

案牘之繁其於詩也誠不暇以爲而觀其生平精氣凝然甚完以固得一官效其志業將求有表見於時又進於所謂詩之爲者而遽奪其年使其才一有不盡而茹志以終也悲夫抑又思古詩人之作嘗發於傷時閔亂悲憂怨鬱無聊不平有所不通一決於詩君性和夷其力能自給無慊於心大軍圍金陵制使者駐兵常州有藩籬之固吳中酒食歌舞嬉笑燕樂郎吾與君視滄浪亭若不勝其憂人見者皆笑謂迂更三四年江浙糜爛幾盡合淝相國時撫吳憑海以守奉賢與松江所屬諸邑獨完君於其時幸存發憤流湍不容自已所爲詩當

益工而君已不及見禍亂之成讀君詩而欿然於所存之無多也余重爲君悲之

彭曉航遺集序

道光戊戌始識曉航先生京師其詩古文雄出一時而謙退自下其言惇篤務情實曾文正公嘗許君能勝天下事既老無所遇就邵陽學官以歸其後每見則文益工新化鄧湘皋先生尤重君文表章先賢遺蹟輒屬君紀其事於石已而駱文忠公檄君從赴蜀一守潼川遽卒其子祿初裒輯君詩文曰古香山館存稿凡十二卷刊而傳之余惟古之能文者皆蓄道德有治行事業可

紀述彼其蘊於中閎深傑特其發之於文以自攄其所得光氣固不可掩沒君熟知古今利病之能言事必洞燭其原而行之以誠篤一試於潼川凋敝之餘而民俗蒸蒸若還復乎古初與聞先正之風規人自爲幸而功未訖於成澤未覃於遠終君之才與志施者不能十一其詩古文積之數十年鬱其光以待洩者固亦天道人事自然之符哉君爲文喜低回前哲遺言輒行沈潛往復若不勝其情忽忽三十年情事一如目前讀君文而自傷老憊益愈爲君悲則又未知是集之流傳後人慨慕追思視君向者之於古人復何如也

張小野夢因閣詩集序

吾友王太常之言曰凡人心感物而動凝而爲天地發而爲事物盪而爲憂樂哀思斂而爲性情文章議論有不能宣者惟詩能通之其言偉矣然非博覽古今之事變周知民物之情僞以自理其性情而納之溫厚和平則詩之爲道人皆得託焉以宣其鬱而流極於泛濫淫泆而風教以微沉陵張小野與吾少同舉於鄉而小野方充是科選拔貢生文采風流伏一世與之交情深而文明悱惻而芬芳藹有得於詩人之深者而未嘗甚肆力於詩已而小野官中書數年用外簡選授廣東和平

縣歷治鉅邑越海至南澳聲蹟爛然起矣以目疾乞歸遂病盲掌敎虞溪書院與諸生論文講藝耳聆口授若不知其盲予固已奇之旣乃彙次所爲詩寄予屬序而刊之則其平生足迹交游及意所感觸怨鬱而不自得者一皆寓於是以斬合於詩人之旨其性情之溫厚得於天者然耶嗚乎天將以其盲也故使自放焉而託之以宣其鬱也孔子論詩以達於政專對四方爲義夫必古今之事變熟於中而政以通焉民物之情僞裒於要而言以昌焉唐宋以來詩人之濫而詩敎之微爲其貌强而詞襲不學而以戾於古也小野善詞令政成有聲

方及中歲而病廢夫孰知其反而託之詩日進於業以有傳也吾是以重悲其志也

熊雲渠先生時文序

自明以帖括取士悉天下之聰明才智習爲對偶聲律之文獵取科名一二豪傑偉人研窮經史㤗然有悟於身心性命之旨以窺人情物理治亂得失之原及其生平忠孝大節昭著呈露文字之閒思之而其人若揭味之而其旨彌深而其閒僥倖一日之獲迷惑惝恍以求所謂對偶聲律無與於文章之本末者亦時有焉輒近數十年文字之道日微迷惑惝恍盈天下茍能爲對偶

聲律齒未毀而出取科名猶掇之也世亦莫相非者能雲渠先生治帖括之學六十年自吾爲童子時先資政公數爲言先生年稍先立名尤早蓋先公甫就學而先生已屢試冠其曹名籍甚而卒困於省試洎吾通籍歸先生猶逐隊童子軍也其子姪多已成名則禁制先生使不得與試先生鬭試期至旁皇顧望或抱其文以泣年八十矣志氣不以少衰今年春錄次其所爲應試文示吾曰是果不足於今人耶雖然吾無待於今而猶有望於後也子爲我序而傳之讀其文其義法往往近於古人其對偶聲律視世之獵取科名者亦未有以讓也

國家取士之途至今日而尤寬矣歲附入學籍者幾三千人取徑於對偶聲律其道相若也獨塞其遇於先生豈其義法猶近於古人宜獨遠於今人若是耶使夫後之讀先生之文者以爲義法遠於今人悼歎而嗟惜之則亦司文柄者之過也